

电影文学剧本

蒋 光 鼐

(又名:“一·二八”淞沪大血战)

编 剧: 谭 忠
郭铭志
梁 昭

广东东莞市委宣传部
广东东莞市文化局
一九九四年十月一日

片头：

天边滚动沉雷。

茫茫荒原远处隐约显露出一个小黑点。

小黑点推进，朦胧的轮廓似一幢楼宇。

少年蒋光鼐走进画面一侧，凝视眼前的“海市蜃楼”。

蒋光鼐的心声(旁白)：“那就是我的憧憬吗？”

逐渐清晰的楼宇轮廓：一座富丽堂皇、气势宏伟、然而久经风雨濒临倾倒的高耸的中式宫殿。

戎装披挂、跃马驰骋的蒋光鼐进入画面一侧。他视野中行将倾倒的大厦，逐渐模糊，幻化迭印画面：

虎门炮台在“米”字旗敌舰炮击中夷为废圩；

圆明园在熊熊大火中崩塌，柱石断裂，遍地瓦砾；

北洋水师旗舰在抗击日舰交战中起火，洞穿、沉落。

迭印画面消失。行将倾倒的大厦重现。

空空落落的破楼宇只剩一副框架。墙上挂一盏高脚古式陶瓷油灯。灯盏里的油即将耗尽。寒风习习，灯光渐暗。

戎装的蒋光鼐再次走进画面一侧，两眼凝视欲灭的残灯。俄顷，他收回凝视的目光，走向茫茫的荒原，心里滚动沉雷(画外音旁白)：“不自救者，其结果为自杀”。

19路军军歌旋律改写的音乐骤起。

在残垣断壁之间坚守阵地的19路军官兵，以雕塑群象形式定格。蒋光鼐目光炯炯，威严地竖立在群象之中。

上述画面衬底，推出片名、演职员表及其它字幕。

1、巍巍高山。清晨。(梦境)

蜿蜒长河绕山脚而过，莽莽滔滔。

河沿的山峰上站着穿便装的蒋光鼐。他俯览山下奔腾的河流，目光里流露出万千感慨。

远处传来一声声亲切召唤：“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

蒋光鼐昂首用神谛听，放声回应：“您在哪呀！您在哪呀！”

“砰！”，一声枪响。

蒋光鼐猛回头，叫喊：“谁打枪？”

树丛中走出一个仁丹胡的矮胖子。

蒋光鼐打量着问：“是你打枪？”

“仁丹胡”喂哩哗啦地吼叫。

蒋光鼐喝问：“你吼什么？”

“仁丹胡”张牙舞爪，狂笑，慢慢抬起手中的猎枪，对着蒋光鼐。

“放下！”蒋光鼐一声吆喝。

“仁丹胡”抬着的猎枪“啪”一声跌落在地上。

蒋光鼐威严地逼视对方。

“仁丹胡”一声呼叫，树丛中跃出一群日本武士打扮的壮汉，向蒋光鼐围过来，越逼越近。

蒋光鼐拔枪，向天鸣放。

“砰”，枪声响。

枪口喷射的火光，遮住整幅银幕。

2、蒋公馆。卧室。天色微明。

床上。蒋光鼐惊醒，睁开眼，神情茫然。

睡在侧边的蒋夫人急问：“憬然，你怎么啦？”

蒋光鼐舒口气：“啊，我做了个恶梦。”

蒋夫人：“你呀，打了二十年仗，连睡觉也睡不安稳啦！肠胃

病、神经衰弱、失眠症、全都来了。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蒋光鼐随口应道：“是呀……”

蒋夫人：“我再劝你一次，不要去打仗了。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休养。”

蒋光鼐漫声应：“是呀……”

蒋夫人“你答应啦？”

蒋光鼐望着妻子，伸手抚摸她修长浓密的秀发，温言细语：“我回上海治病，就没准备再去打仗了。”

蒋夫人依偎着丈夫：“哪就好！你不知道，这些年，你接连出征，我天天提心吊胆过日子，有多难受。”

蒋光鼐解释道：“要我弃文从武，是母亲去世前的违愿。二十多年来，我时刻不敢忘记；再说，国家有难，我们亦不能不顾嘛！”

蒋夫人：“你呀！总有种种理由。这一次得听我的啦！”

蒋光鼐追问：“你要我做什么？”

蒋夫人：“上莫干山！”

蒋光鼐爽快地回应：“行！”

3、通往莫干山的公路。

奔驰着一辆黑色的轿车。

轿车内。蒋夫人与蒋光鼐并肩而坐。

蒋夫人微笑着：“憬然，陪你上风景区玩，平生以来还是第一次呢！”

蒋光鼐反问：“怎么啦？”

蒋夫人忍不住有些火气：“人家留洋的，有些还带上太太。你早早剪的辫子，脑袋瓜却不见得比人家开窍嘛！”

蒋光鼐嘟囔地并不反驳，微瞌眼睛，头靠着沙发椅背。

4、(闪回)1907年夏。广州黄埔。广东陆军小学的学生宿舍内。

拖着一条乌黑油亮的大辫子的少年蒋光鼐，一扫往日的腼腆，手执大剪刀，慷慨陈言：“今天，我们一起铲除这条封建孽根，敢吗？”

几个盘头辫的同学神色惶惶地相互望了望，下意识摸了摸辫子，没有回话。

蒋光鼐左手拉着自己的长辫。

大剪刀张开朝辫子一绞，“咔嚓”一声，乌黑的辫子已被剪断，一甩一甩地挽在手上。

同学们一个个目瞪口呆地惊叫：“天呀，当心招来杀身之祸啊！”

蒋光鼐拍拍胸脯：“够胆的跟着来！”

一个同学挺身而出。

蒋光鼐手起剪落，“咔嚓”，又一条长辫被剪下。

5、轿车行驶在盘山道。

车厢内，蒋夫人望一眼默默沉思的丈夫：“你又在想什么？”

蒋光鼐讪笑着：“我在想你刚才的话。”

蒋夫人：“随便说说罢了，你别放在心上。”

蒋光鼐却认真地：“平时，也没心思想这些。年青时，更是只有一个心眼儿……”

蒋光鼐画外(旁白)：“辛亥首义那年，我正在南京陆军中学，就有过这样一件事。”

6、(闪回)1911年10月。南京。第四陆军中学一幢青砖房。

大门紧锁，哨兵挺立。

熄灯号响。换岗的哨兵刚到哨位，目送前一班岗的哨兵消失在

夜色里，立刻轻轻拍响三次巴掌。

黑暗中闪出一群军校学生；陈铭枢、蒋光鼐、后面还有三、四个。

哨兵看着风，让他们一拥而上撬门。

推开库房门，一个个全进去了，蒋光鼐把门反扣上。

库房空无一物。

陈铭枢悄声喊：“学校把子弹全运走了！”

蒋光鼐：“糟糕，没有子弹，怎么参加战斗？”

陈铭枢咬牙切齿发狠：“推翻封建王朝，赤手空拳也豁出去了！”

蒋光鼐：“对，连夜出发去武昌！”

几个同学一齐叫喊：“走！”

哨兵与走来的一“夥”，逐个握手：“替我在武昌暴动中打上几枪。”

7、行驶中的轿车内。

蒋夫人激动得含着泪：“从此，你把自己交出去了，就觉得心安理得啦！对吗？”

“一言难尽呀！”蒋鼐声音低沉、缓慢：“多少事，在我心里搅成一团乱麻。”

8、（闪回）1913年春。保定军校大操场。

青年蒋光鼐骑着火红色战马，挥动雪亮的马刀，带领一群同学呐喊：“打倒窃国大盗袁世凯，冲啊！”

许志锐与蒋光鼐并驾冲向校门。

一列骑兵冲出校门驰去。

9、（闪回）迭印一组镜头：

泥泞路旁，一张张倒毙士兵尸体的脸在风雨中晃动。

颁奖台上，捧着银元的官长双手颤抖，亮闪闪的银元往下淌。

攻城士兵，从垛口上、云梯上纷纷滚下，尸体在城墙下越堆越多。

授勋典礼，蒋光鼐佩戴上将衔，双手接过二级宝鼎勋章。军乐悠扬。

紫金丘陵，蒋光鼐横刀立马冲杀，与许志锐相遇。浑身血迹的许志锐，呼喊着重倒在蒋光鼐怀里。

沉思的蒋光鼐，定格。

10、行驶的轿车内。

蒋光鼐喃喃而语。

轿车急驰。

蒋光鼐画外音(旁白)：“过去的事，有如昨日黄花。我得了勋章，当了上将，成为几万人的带兵官，却仍然觉得对国家民族有愧，有些事一直令我久久不安……”

11、(闪回)倒在蒋光鼐怀里的许志锐痛苦地叫喊：“四军的人打四军，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啊！”

12、行驶的轿车内。

蒋光鼐惊醒过来，脸上留下泪光。

蒋夫人望着丈夫的脸，悄悄递过一块手帕，小声地：“快到了。”

车子驶到一幢别墅门前停住。

蒋光鼐夫妇在接待人员拉开车门后下车。

在接待人员陪同下，蒋光鼐夫妇走进门厅。

两个护兵随后进去。

13、别致幽雅的内室。

蒋光鼐在沙发坐下歇气。

蒋夫人目光闪闪环视室内，兴高采烈：“这一下可以好好静养些日子了。”

蒋光鼐被鼓动长了兴致，起身向窗子走去，推开窗门，放眼眺望。

远处，树丛中隐约露出一座寺院屋顶。

寂静的山林传来渺渺磬声。

蒋光鼐问夫人：“你听见吗？”

“什么！”

“磬声。”蒋光鼐出神地回应。

磬声——由大殿传出。

14、(闪回)1917年。广州六榕寺大殿内。

蒋光鼐长发长须、身披袈裟，跪在蒲团上，准备受戒。

六榕寺主持铁禅和尚慈眉善目、神色安祥，站在一旁喃喃：“你本一位疆场杀敌的军人，如今要放下屠刀，皈依佛门，你当初拿枪从戎，可曾想过？今日弃绝尘世，又可是心的召唤？若不然，一朝剃渡，悔意即成，将难成正果。”

蒋光鼐紧蹙双眉，目光茫然：“光鼐昔日，投笔从戎，浴血沙场，为推翻帝制，救民于水火，振我中华。历十余载，年届而立，始知尘世纷繁，是非莫辩，遂立意皈依于我佛，无愿无求，一任沧海横流，无怨无悔。”

铁禅和尚双手合十：“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我就赐你‘憬然’二字为法号，代我佛为你剃渡。”

蒋光鼐无奈地猛一下低下关头来。

铁禅和尚手拿剃刀，举起……

“官人！”一声惊叫。

蒋夫人随抱着侄儿的蒋光鼐堂弟光鲁匆匆走进门来。

蒋光鼐一怔，猛地回头。

蒋光鲁大声疾呼：“大哥，你这是为什么啊？”

蒋光鼐张口结舌不作声。

蒋夫人泣不成声。

蒋光鲁盯着堂哥，有点火爆：“推翻王朝，护国讨袁，你是热血青年先锋；飘洋过海，习武求强国之道，你义无反顾；今天，强虏未除，国运未昌，有多少事要我们去做，可是你——你却想遁入空门。这，这，这……究竟为了什么？”

蒋夫人：“官人，你要是厌倦了打仗，就回东莞老家去吧！孩子不能没有爹爹啊！”

小儿子骇怕地哭喊着往蒋光鲁怀里钻。

铁禅和尚宽容地：“夫人，若是天意，你我亦无能为力。你来求一支签，看看佛意如何吧！”

蒋夫人犹豫地望着铁禅和尚递过来的签筒，不敢伸手去接。

铁禅和尚示意鼓励她。

蒋夫人双手抖动，迟疑地接过签筒。

签筒抖抖索索，竹签全部落在地上。

铁禅和尚一一拾起，再把签筒递给蒋夫人。

蒋夫人接过，跪在蒲团上，双手颤抖地摇动签筒。

一支竹签在抖动中掉落地。

蒋光鼐一震，目光盯着竹签。

蒋光鲁拾起竹签，交给铁禅。

铁禅看签，皱起眉头。

几人目光交流、探询。

铁禅看签，念念有词、接下说：“善哉，善哉，佛旨谕示，蒋先生尘缘未了，暂且带发修行吧！”

蒋光鼐望着铁禅，舒了口气，如释重负。

蒋夫人看着丈夫，两眼流出欣喜的泪。

一位军官走进来，急忙上前拉着蒋光鼐的手：“邓参谋长派人四处找你，快跟我走吧！”

蒋光鼐望望妻子，向来人介绍：“这是内人。”

军官戏谑地笑着说：“对不起，没时间给你们唱楼台会，快走吧！”

蒋光鼐两手一摊，做出无可奈何的样子。

军官连忙解释：“中山先生决定抽20营警卫军组建粤军，事关重大呀！”

15、别墅室内。

蒋光鼐怅望着窗外清平世界，感触万千地：“我就是这个命，总清闲不了。如果想清闲，只有回家乡，或者去香港。”

蒋夫人怜惜地凝望着丈夫：“憬然……”

蒋光鼐犹心烦意乱，话音上扬：“我总逃脱不了。总是人到那里，许多事就追到那里。”

蒋夫人：“这样说来，即使到香港也未必清闲得了呀？”

蒋光鼐呆呆地望着窗外。

16、(闪回)1915年。香港九龙塘花园。

穿黑胶绸衫的青年蒋光鼐，挑起两篮黄玫瑰，向香港市区走去。

马路边，向来往行人兜售玫瑰花的蒋光鼐，手里捏着钱袋，把一枚枚铜仙丢进去，脸上露出苦笑。

九龙塘山边小木屋内，几位青年挚友围住蒋光鼐。

蒋光鼐解开钱袋口的小绳，将袋子倒过来，叮叮当当淌下的是一堆银元。

众人一阵欢呼。

17、(闪回)停泊在香港码头的“操江号”走私舰船舷上。

蒋光鼐快步走下。

蒋光鼐乘坐的出租车停在中环的东京酒店。

从车里走下的蒋光鼐急急进了酒店地厅。

酒店客房内，蒋光鼐从贴身处掏出一迭纸交给朱执信。

朱执信高兴地接过去，站起来拍拍蒋光鼐的肩膀，伸出翘起的大拇指。

蒋光鼐欣慰地笑了。

18、莫干山瀑布前。

蒋光鼐与夫人，面对千尺飞流，心旷神怡。

“呵，呵，呵，呵……”蒋光鼐纵情的呼唤声，在山峪中回响。

蒋夫人喜滋滋地：“真难得你有这样的好兴致。”

蒋光鼐：“也许是离开了上海的缘故。上海也不清静，烦人的事多得很呀！”

19、三个多月前。上海同济医院高层人士病房。

室内烟气氤氲。烟灰缸里有许多烟蒂。

蒋光鼐、陈铭枢在沙发里相对而坐。两人越谈越激动。

一个医生进来：“蒋总指挥，该吃药啦！”

蒋光鼐歉意地点点头：“好，我这就吃，这就吃。”

医生善意地扫他们俩一眼。

陈铭枢戏谑地讪笑：“嘿，真有点象在日本的‘浩然庐’嘛！”

医生没会意，兀自走了。

蒋光鼐解释：“这里的医生还不错，我还请他们帮助挡驾，那些吃了饭没事干专门捣鼓的人，进不来了，我也清静了些。”

陈铭枢：“这么说，我今天是荣幸之至罗！可是，眼下那有什么清平世界；而我们，也不能置身事外呀！”

蒋光鼐：“我知道，这几个月发生了很多事。”

陈铭枢叹了口气：“憬然啊，‘九·一八’以后，国土沦丧，我们自己内部仍然争斗不已，真是一言难尽啊！”他停了停：“眼前，就有几件事：蒋介石答应下野，却还把持一切；汪精卫躲在医院‘养病’，暗中与蒋介石有来有往，各自心怀鬼胎；宁粤谈判时汪精卫是粤方代表，可是，他又拉了一帮人。国运如何，真是前途难卜呀！”

蒋光鼐望着墙上挂钟不停摆动的钟摆，不再作声。

陈铭枢改变话题：“对了，为保障政府改组时局势的稳定，广东方面要求调19路军卫戍京沪。”

蒋光鼐急问：“蒋介石同意吗？”

陈铭枢：“同意了。我已被提名出任京沪卫戍司令长官。”

蒋光鼐忽有所悟：“难怪蒋介石不久前亲自来看望我，还一再劝我安心养好身体，准备接受新的重任……”

20、莫干山天池旁。一座小事子里。

蒋光鼐眺望天池里碧波荡漾，空空渺渺，思绪绵绵，目光深沉。他的眼光里迭印：

黄浦江的波涛；

南海边的浪花；

太平洋的巨澜；

静悄悄的湖面。

蒋夫人给丈夫披上大衣，望着西斜日影：“回去吧！”

蒋光鼐猛回头：“回去！去哪……？”

蒋夫人嫣然一笑，指指天空：“时候不早啦，山上又格外寒冷，不象我们家乡。”

蒋光鼐若有所思，愕然地：“什么？”

蒋夫人嗔怪：“你呀，还是这么心神不定、恍恍惚惚的。”

蒋光鼐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我这是怎么啦！”

21、莫干山。别墅室内。

蒋光鼐接电话：“贤初兄嘛，啊，目前上海时局不稳，日本方面正在调兵遣将。这要密切注视，及时向最高当局呈报。”

蔡廷锴的声音：“在这紧要关头，恐怕我一个人担当不起呀！”

蒋光鼐问：“你的意思是……？”

蔡廷锴对着电话：“憬然兄，19路军不能少了你；再说，我打算二月初就挥师北上。‘西南国民义勇军’的旗子，已经开始做了。”

蒋光鼐有些意外：“中央当局同意吗？”

蔡廷锴：“蒋总司令给我回电说：‘其勇可嘉，其事必败，千万不可行！’”

蒋光鼐：“我赞成他说的第三句话。你要三思啊！”

22、别墅室内。

蒋光鼐陷入沉思……。

（闪回）九江军用机场。停机坪停着一架小型军用运输机。一部军车驶近。停驶的军车上抬下一付担架。躺在担架上的蒋光鼐盖着一条军毯，脸上肌肉抽搐，忍着剧痛。

蔡廷锴在一旁站立，伏下向蒋低语。

蒋光鼐的嘴唇动了动，眼睛又闭上了。

蔡廷锴目送把担架抬上飞机，关起机舱门。飞机在跑道上疾驰，随即升空而去，渐渐变成一个小黑点。

蔡廷锴仰望天空，直到小黑点在视野消失。

23、别墅室内。夜。

蒋光鼐躺在床上迟迟未入睡。朦胧中眼前闪过带领部队出生入死、斩关夺隘、同甘共苦的一连串镜头：

大雨滂沱奔袭。蒋光鼐骑马从队伍侧边驰过。倒在路旁的士兵挣扎着爬起来。蒋光鼐连忙下马走近士兵身边，问长问短（无声）。士兵激动得闪着泪花，一瘸一拐地去追赶队伍。

如火如荼攻城。突击队冲上去一批即倒下一批。蒋光鼐呼叫着要亲自带队冲锋。一位军官挺身而出带预备队箭一样飞奔而去。蒋光鼐眼看着突击队周围弹雨纷飞，有人倒下，有人倒下又跃起。“轰”一声炸开城门。队伍潮水般涌进去。

浪涛汹涌横渡江河。士兵个个水齐胸。双手举枪过头。水流湍急脚步飘浮。迎面推来一个浪头。有人呛两口水；有人被冲倒水中。蒋光鼐骑马过河，频频招手，令士兵拖来一条缆索。后续队伍，一个个拉着缆索前进。

24、别墅室内。夜。

蒋夫人躺在床上，见蒋光鼐睡不着，问：“憬然，你又为蔡军长打电话来的事焦心啦！”

蒋光鼐兀然坐起来：“我长了个脑袋，总不能什么都不想呀！”

蒋夫人：“哪你打算怎么办？”

蒋光鼐边下床边说：“万一有事，军人责无旁贷，我绝无正当理由置之不顾。”

蒋夫人跟着穿衣下床：“你要做什么？”

蒋光鼐走到桌前坐下，在桌上摆好纸、笔、墨，回过头来：“我只有借诗解闷了。”

蒋夫人掩口闷笑：“如今还是个书呆子。”

25、京沪线军列上。

车厢。蔡廷锴与一群官佐正在交谈。

蔡廷锴喜忧掺半：“驻守沿线官兵，纪律还好，只是太分散，万一有事，会措手不及。”

一位参谋：“总指挥对此怎么看？”

蔡廷锴不便直说，轻轻带过：“他身体不好，还在养病呢！”

众官佐异口同声：“但愿总指挥早日康复，19路军不能缺了他啊！”

26、上海闸北。

戴19路军臂章的78师官兵，在街上站岗、巡逻。

士兵矮个儿，穿短裤，一律背铜鼓帽。

刮冷风，寒气袭人，几个站岗的士兵抖抖索索，仍挺立坚守。

27、北四川路。日本海军陆战队营房操场上。

戴钢盔、蹬大皮靴的日本兵正在操练。

端着“三八式”步枪的士兵，连连举枪刺向中国人模样的模拟人像靶。

练拼刺的日本兵一片杀声。

28、日本兵营隔墙的中国兵营。

几个19路军士兵，扒着墙缝看日本兵操练，他们当中有梁海、庞炳、刘勇。

梁海的眼光落在人像靶。

庞炳的眼光落在枪刺上。

刘勇的眼光落在日本兵狰狞的面孔。

士兵的脸肌肉抽搐，咬牙切齿。

29、上海日本总领事馆。小客厅内。

总领事村井仓松与日本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正在品茗。

村井洋洋得意：“我听说，内阁早些时候密电公使馆，说满洲事变按预计发展，要我们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策划事变，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

微胖、留短髭，约四十五六岁的盐泽，更不可一世：“你的，过时新闻。我们在上海的兵力，已经有24艘军舰、40架飞机、两千多海军陆战队官兵，随时可以投入使用。海军就可以一举拿下上海。”

村井装作赞许：“司令官阁下神威勇武，托天皇洪福，肯定能在最短时间平复上海沸沸扬扬的排日、反日事态，保障帝国在上海侨民的利益和安全。”

两人目光交流，相对纵笑。

30、南京。中山路三元巷，京沪卫戍司令长官公署。办公室内。

蔡廷锴向陈铭枢报告完毕后：“真如兄，日本人来进攻，那怎么办！”

陈铭枢：“打就打，拼光为止！”

蔡廷锴为之一振：“好，就这么办！”

陈铭枢忽然想起：“憬然还在莫干山疗养，要催他赶快回来，大家同舟共济。”

蔡廷锴应声：“是！”

31、通往莫干山的公路上。

一辆黑色小轿车在奔驰。轿车内，蔡廷锴沉思地坐在座椅，目光如炬。

司机开大油门。轿车飞驰而去。

32、莫干山别墅内小客厅。

蒋光鼐夫妇迎接风尘扑扑的蔡廷锴。

两位同谊紧紧握手，深情地彼此对视。

蒋光鼐问：“你是从真如兄那里赶来的？”

蔡廷锴诧异地瞪着眼睛：“怎么，你进了仙山，竟修炼出料事如神的本领。”

蒋光鼐：“那里，那里，是他打电话来专门讲了这件事。”

蔡廷锴试探地：“身体好些了吗？”

蒋夫人插上：“好什么，那一次你来了电话，就再没睡过安稳觉，半夜里还爬起来写什么诗呢！”

蔡廷锴嘿嘿笑：“憬然兄，你以往那么冷静，这一回怎么啦！你还记得民国12年在西江那一次的事吗？”

蒋光鼐若有所思：“是呀，一晃眼都快十年了……”

33、(闪回)1923年2月。广东西江。粤军第一师四团三营一连驻地营房。

一张农家木板长条桌上，摆满酒菜。年青气盛的蔡廷锴坐在桌旁的条凳上，阴沉着脸。

一士兵在清点枪械。另一士兵伏案核对帐目。

“报告连长，一连枪械弹药清点完毕。”清点枪械的士兵双手捧着清单递给蔡廷锴。

另一士兵站起来：“报告连长，枪械帐目核对无误，请你过目。”说着呈递帐本。

蔡廷锴站起来扫一眼：“弟兄们，枪械、钱银统统核实无误，证明我蔡廷锴并非要夹带私逃，也证明我高佬蔡是光明磊落的。”

全连士兵几乎同时叫唤：“连长！”

蔡廷锴止住大家，两眼含泪：“弟兄们，大家的心意我领了，但大家有没有替我想一想，我能不走吗？当兵吃粮，冲锋陷阵，出生入死，图个啥呀？谁不想升官发财、光宗耀祖！上头当官的胡说我